

內閣文庫			
二六	一〇		漢
四一	二		書
一〇	三		
架	冊	號	類

大政官文庫			
	一〇		漢
一	三		書
四	二		門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十三經註疏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3	
冊數	149	( 11 )	
函號	275	23	





尚書註疏卷第八

明治十一年購求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一篇見存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才自廟

祭節史也湯舟道從臨出其

不意臨在河曲之南

。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

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

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祭遂與祭戰于鳴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臨音而

尚書

商書



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祭逆拒湯作湯誓伊尹  
 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  
 與之伐桀升道從臨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將戰而誓戒士衆使敘其事作湯誓。然都至  
 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  
 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蠲夏遂相成湯伐之  
 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  
 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  
 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求元聖與  
 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  
 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  
 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英起對魏武  
 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  
 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臨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安邑當從東而  
 往今乃升道從臨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臨當是山

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而在河曲之南  
 蓋今蒲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臨向北渡河乃  
 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祭西出拒湯故戰于鳴  
 條之野臨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  
 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  
 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  
 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  
 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  
 又慙慙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土有三。  
 圃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  
 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  
 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  
 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  
 于亳三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  
 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  
 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  
 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與處同日而亡明  
 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



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

**傳** 戒誓湯士衆

**傳**

湯誓。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

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畧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傳** 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傳** 格庚

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傳**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

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台以之反下  
同殛居力反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

穡事而割正夏

**傳** 汝汝有眾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

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傳** 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

予惟聞汝眾言

**傳** 不憂我眾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傳** 今汝

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傳** 復扶

夏王率遏

眾力率割夏邑

**傳**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

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

**傳** 於葛

反徐音謁馬云止也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傳** 眾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輔

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罰音伐賚力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食盡其言為不實爾不從誓言○不用命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惟以脅之使勿犯○王曰

赦○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

在軍之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

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



天誅之曰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  
之所有之眾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若夏桀不憂  
念我等眾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為割  
剝之政於夏也斂我貨財我惟聞汝眾言夏氏既有  
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  
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眾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  
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  
眾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  
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  
不與在上和協此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畏若其可  
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  
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  
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  
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  
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  
法也庶亦眾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契  
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  
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

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



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入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人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郟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入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商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祭於一夫祭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祭有昏德宣二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眾人守常之意也。○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

也湯謂其眾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言祭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罰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祭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眾方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歛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不安矣。○眾下至喪祭。正義曰上既駁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眾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此祭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祭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竝欲殺身以喪祭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祭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祭疾之甚也鄭云祭見民欲飯乃自此於日曰是日何時嘗喪乎目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



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橐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非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眾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橐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眾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

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時

戰及應應對之應制初亮及正音征又作夏社疑至音正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

**臣扈**

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仁

○扈音戶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仁。○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制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



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社即令廢社祀棄而上世治水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云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早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云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與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社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社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

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社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傳

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

子寂績

反從才

遂伐三腹俘厥寶玉

傳

三腹國名桀走保之

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腹子公反俘音孚。三腹至寶湯伐三腹知是國名遂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



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築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腹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詰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腹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

**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讀本  
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傳**自三腹而還大坰地名。夏亥。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

仲虺作誥

**傳**

為湯左相奚仲之後虺。

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

**疏**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

三腹故傳言自三腹而還不言歸自三腹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腹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傳**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

**疏**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

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



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通聲色至厥惟  
 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  
 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  
 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湯誥召誥之類二  
 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  
 成其句畢命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  
 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  
 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  
 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  
 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  
 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  
 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  
 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  
 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  
 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  
 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

也。謚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

于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

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

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天生聰明是治民

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

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

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

**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

而已無所慙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

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

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

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傳**

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

大罪

矯居表反誣音無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

天

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

其眾言為主也

臧作郎反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傳**

簡略

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

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

繁音煩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

**傳**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剪除

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

莠羊九反秕悲里反徐甫里

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波我反颺音揚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

**傳**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

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

自然理

惡鳥路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傳**

邇近也

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

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



**疏** 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祭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眾，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 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傳** 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

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傳** 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傳** 德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

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能勉者鮮矣。**傳**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傳** 仇音求，亮反。曰奚獨後予。**傳** 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猷予后，后來其蘇。**傳** 湯所徃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傳** 蘇字亦作蘇。民之戴商厥惟舊。



哉傳舊謂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賢則

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

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有亡道

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傳推土傳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

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

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

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

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

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毫人也傳言

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狂

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毫人乃報之非毫

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毫人葛人

義無以異故不復言毫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

之道。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

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

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

之實忠是盡心之專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

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

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政謂擊之取謂取爲已有

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

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將

爲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末是

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其已將滅其國

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

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



亦在禁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

懈怠自滿志盈溢懈工。德日至乃離。正義曰

脩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

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

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

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

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

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

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王愆

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

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中或作什予聞曰能自得師

者王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若者

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

其始鮮息。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

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尚書疏

卷之八十三

及古



商書

湯既黜夏命傳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傳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

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傳誕大也以天命大義

告萬方之衆人傳誕音但王歸自克夏。正義曰

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更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

誥諸侯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傳天子自

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皇

大上帝天也衷善也傳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

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傳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

道教則惟爲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傳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傳惟

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傳羅洛河反荼音徒







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祭為殘虐人不

自保故伐祭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祭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差賁飾也言

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

華民信樂生 僭子念反惑也劉劭林反賁彼 **命**

至允殖。正義曰祭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

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

**也** 僖文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 俾必爾反徐甫婢 **茲朕未知**

**獲戾于上下** 此伐桀未知得罪于天地謙以求眾

心。戾力 **傳** 此伐至眾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

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

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

求眾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慄慄危心若墜深

淵危懼之甚 隕于敏反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

**淫** 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

慢過禁之 愆徐音夷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守其



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傳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

其簡在天心故也傳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

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傳自責化不至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嗚

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傳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亦有終世之美傳忱市

咎單作明居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

篇傳單音善傳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

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

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

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辨之焉傳咎單為湯司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傳凡三篇其二亡傳成湯至祖后。正義曰成湯

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

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太甲至元年

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



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  
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  
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于亳二  
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  
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  
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  
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  
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  
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  
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  
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  
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  
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  
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敞班固不見  
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  
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  
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傳** 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

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

**禘** 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

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

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

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歛祭皆名為奠虞

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

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

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

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

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

尚書疏

卷之八十八

及古閣



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  
 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  
 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  
 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  
 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  
 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  
 喪主奉祠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見賢侯甸羣  
 后咸在在位次遍反甸徒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

伊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音總伊尹乃明言烈祖之

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  
 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

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

請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

反禳如祭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

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曾語云

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

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雖微物皆

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

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具器反山川至咸若

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

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

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

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



手于我有命

**傳**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

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傳**

造造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毫

。毫旁各反徐

扶各

**疏**

于其至自毫。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于桀故借手于

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傳**

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

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傳**

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

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

言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長竹

**疏**

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取天下撫

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

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

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于親令緣

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

先民時若**傳**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

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弗反。賈逵注周語云先民



古賢人也。曾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上，居上克明。言理恕，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言理恕，上居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不及恐有過也。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人不得恃長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

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不及後世。哲本又作詰，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領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音無樂音洛。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音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

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歸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于萬。

反注同者，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豎魚巾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尚書疏 卷之八 二十一 及古



有一于身家必喪

**傳**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

道

○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傳**

諸侯犯

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涅

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爭諫鑿在洛反頷魚白反

○涅乃結反隸郎計反

○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

○貨也色也遊也畷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畷

○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

○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

○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于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

○畷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

○諫疎遠者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

○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

○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

○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

○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

○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

○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

○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

○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

○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

○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

尚書疏

卷之八 二十二

及古訓



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繫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願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

也。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言當敬身念祖德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羊徐音

翔

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

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

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

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資慶

○資力。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

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成王誥惟修德而為善德

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

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苟

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

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

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

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

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  
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  
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傳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傳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傳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

放諸桐傳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傳太甲

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  
諸桐宮伊尹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  
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  
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  
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  
也。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  
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  
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  
葬在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  
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徒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  
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幕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  
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于冢宰法常不知朝政而  
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  
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  
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傳戒太甲故以名篇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  
爽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  
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  
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  
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傳**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

於綺

**傳**

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  
即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

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  
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忠規  
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  
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  
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  
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

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傳**顧謂

常日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傳**顧音

是說文理也

**傳**

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

祇巨支反。**傳**還視也諛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

常日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

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傳**

肅嚴也言能嚴敬

鬼神而遠之

**傳**

遠于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傳**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傳**工暫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傳**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

業天下之眾

**傳**

辟必亦反。正義曰孫武  
徐甫亦反。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



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  
禮法君稱臣名不稱名者古人  
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嗣王不承基緒

**傳**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

宜念祖修德。不普悲反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徐甫眉反

周有終相亦惟終傳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

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其後嗣王罔克有

如字注同

終相亦罔終傳言祭若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

業以取亡。相悉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亮反

祖傳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傳言太甲守常

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

坐以待旦傳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

坐以待旦而行之。昧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傳旁非

音妹

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俊本亦作無越

峻迺大歷反

厥命以自覆傳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

粵覆芳覆反注同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傳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脩



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省息并反括故活反度如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

窮

音亦。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

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  
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  
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  
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  
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  
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  
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  
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太若所修政教欲發明也當

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不明日行之則無不當矣  
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  
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當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  
美無窮也。○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  
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  
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不  
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  
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旁非至訓成。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  
方也美上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  
道也。○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未機張省  
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  
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  
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  
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王未克變。○未克變  
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王未克變。○未克變  
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遣。○



**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脆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不止其終從已也

**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亦作誼。予弗狎于弗順營

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

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

使世人迷惑怪之。伊尹至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

所行乃是不義為性也。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

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

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

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

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

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過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徂往

入桐宮居憂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

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及古

及古

及古

及古



六月三年服闋。闋者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音免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

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

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

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

再葬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

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一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百服之大名

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

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

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

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

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蓋

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

禫之制前儒不同案禮云禫之內又禫祭服而冕而大

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之內又禫祭服而冕而大

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

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

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闋一月云

祥後復更有三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

孔為異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無能相匡故

須君以生胥息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君

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傳**言主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

世無窮之美疆居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

德自底不類**傳**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闡於

德故自致不善履反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於其身○敗必邁反徐甫邁反○正義曰釋言云速

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

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孽災也言天災可避

自作災不可逃○孽魚列反○義曰洪範五行傳有

妖孽皆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

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

則異物生謂之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

名故為災也道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

道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

宗雉雉升朝耳○可修德以懷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

謂若桀放鳴條外刑死宜室是亦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

德而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

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既往背師保

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既往背師保

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

已往之前不能修德于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

終於善悔過之辭○背音佩○伊尹拜手稽首○拜手

首至手○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

所謂拜子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

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

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

及古閣



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  
吉拜六曰凶拜七日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  
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  
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內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  
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  
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  
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曰  
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頌前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脩厥身允德協乎下惟明后**言脩其身使信德合

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

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猷我后后来

**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隣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

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後胡**疏**並其至無罰。正

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

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以待我后

后来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

惰懋音茂**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以不

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

**聰聽德**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

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

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

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

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謂識知善惡也視戒

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朕承王之休無斃**



**傳**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敬。敬音亦。厭於艷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言天於

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傳**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

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與王共善一篇皆誥辭也天

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

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傳**民罔常懷懷于

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傳**有仁**傳**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傳**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艱哉**傳**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

**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言安危在所任治亂

在所法**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

故治亂在所法摠言治罔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與而小言亡也此

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

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

任**傳**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

則為明王明君**傳**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

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傳**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傳**言湯惟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

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

自邇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

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

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

其位慎終于始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傳慎終于始

傳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以身言弗違汝心必以道

義求其意勿拒逆之傳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傳遜順也言順汝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滅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傳胡

何真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

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傳胡

傳其正也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與耳易象象皆以

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

人君善事惟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

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

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

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

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傳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傳** 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傳** 成

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傳** 成功至安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

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

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

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

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邦其永孚于休****傳**

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傳** 言尹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于臺伊尹

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

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若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

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

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

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

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傳** 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傳** 咸

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

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內已下皆戒辭也德

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

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

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

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  
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傳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傳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傳伊尹至于德。正義曰自太  
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  
戒王于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  
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  
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  
爽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  
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  
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  
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  
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  
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  
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  
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于沃丁立沃丁

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  
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  
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  
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干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  
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  
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王即  
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王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  
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  
伊尹放居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  
當汗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  
手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汝郡民發魏安僖王冢  
得之書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紀之耳  
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傳以其無常故難信。謀徐  
市林反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傳人能常其德則

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傳九

以亡。正義曰毛詩序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

夏桀但傳顧下文此桀爲此言之驗

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

慢神虐民

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

傳言天不安桀所爲

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伊作神主

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之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傳享當也所征無敵謂

之受天命

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

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

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纘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衝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

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

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傳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

商惟天佑于一德

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

以王王于況反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傳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言德

二三動罔不凶

傳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

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念反。僖子在德。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

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

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

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今嗣王新服厥命惟

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新厥德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傳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

色界反衰微也殺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

害也言小小害也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

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傳言臣奉上布德順下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為上于偽反下為民

同徐皆其難其慎惟和一傳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于偽反其難其慎惟和一傳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

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

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

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

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

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

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于民也臣之

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

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



尚書疏  
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字不見故據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下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顯氏

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傳**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傳**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傳**承烝之鳴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



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長竹。鳴呼至觀政。正義曰此又勸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

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

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

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德。天子至觀德。正義

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

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

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德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

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

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

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立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

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

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

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

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

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

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

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

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

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

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

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為三昭

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

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

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

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

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



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戶

徐子思。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

反注同。戒王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

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

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

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觀上在上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大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沃丁既葬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答單忠臣名作此篇以

戒也。沃丁既葬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答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沃丁至禮葬。正義曰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于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

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

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

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

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

息亮反大戊。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

馬云太甲子。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桑蘇藏反穀工木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咸馬云巫男巫也名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

咸殷之巫也又治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

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

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

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

為咸又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

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

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大

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大戊伊陟

至之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

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

戊立是大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伊陟妖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

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

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

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搯之曰拱

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

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

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

昌劉向算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

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

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

大戊贊于伊陟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



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

仲丁遷于囂

大戊子去亳。地名。○五。仲丁遷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顯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大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

一河亶甲于青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

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亶丁但反相

今魏郡有相縣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

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圮

○圮備美反徐扶。○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於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於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于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于相謂居于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



於耿經言地于耿大不辭乎且置甲居于相祖乙居  
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  
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并及兵燹之惟有  
毫廩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遷于耿更遷一處盤庚  
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祖乙遷于邢馬遷  
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  
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地毀  
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置甲  
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  
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也三更以不遷為美汲冢  
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毫廩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  
盤庚自奄遷于殷毫廩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  
經之書未作祖乙傳上  
可依信也

尚書註疏卷第八

尚書註疏卷第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

亳殷

○盤本又作殷步  
干反治直吏反

民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

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胥徐思餘  
反怨紆萬反

作盤庚三篇

仲丁河實甲祖乙皆有言詰歷載於篇盤庚最在

尚書疏

卷之九

及古



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  
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  
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詰之史敘其事作盤  
庚一篇○自湯至亳殷○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  
十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  
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曰契至于成湯  
入遷并敷湯爲入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敷湯爲五湯  
一人再敷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入後五其實止十  
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  
曰殷卽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波冢古文云盤  
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鄆南三十里東晉云尚書序盤  
庚五遷將治亳殷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  
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  
傳云泗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晉以殷在河  
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  
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  
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  
始字知東晉不見壁內之書安爲說耳若泗水南有

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  
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  
河自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胥相  
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  
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  
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  
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  
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  
三徙諾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  
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  
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  
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地焉至陽甲  
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大序注云民居耿  
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  
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  
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  
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  
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



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收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索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各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君時事何得專觀遷安也

盤庚

馬云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

馬云

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詰何非但錄其  
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孽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

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詰則此篇皆詰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詰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

直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

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各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

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

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



盤庚遷于殷

傳毫之別名民不適有居

傳適之也不欲

之殷有邑居率籲眾感出矢言

傳籲和也率眾憂

之人出正直之言

傳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

無盡劉

傳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傳言民不能相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傳先王有所服

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

輒遷

傳恪苦不

常厥邑于今五邦

傳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

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傳今不承古而徙是無

知大將斷絕汝命

傳天將絕命尚無知之况能從先王之業乎

顛木之有由

傳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木

木有用生蘖哉

傳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此履反之。盤庚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值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爲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禱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藥，其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藥，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土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

命互文也。○**傳**毫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毫後殷，毫是大名，殷是毫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維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谷汝翼。殷商是兼稱之也。毫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毫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毫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傳**和至之言。正義曰：顧即裕也。是寬意，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感訓憂也。故率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正義曰：孔以祖乙比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于殷，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



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沉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况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相耿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言今至葉哉。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管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什其根更生葉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盤庚數于民由得昌盛猶顛什枯死之木用生葉哉

**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傳 教教也教人使用汝在

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

如字度如字

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

傳

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

規上者戒朝臣

規之林反馬云

傳

盤庚至攸箴

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教教至朝臣。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教于大胥贊之齋師教戈齋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于戈知教為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沉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若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王命眾悉至于庭眾羣臣以下故勅以無伏之。王命眾悉至于庭眾羣臣以下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



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法

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

慢從心所安傲五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傳**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任而**傳**先王

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

不欽蒙上之先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

不言先省文也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傳**王布至其

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

又告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

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

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膚

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聒古活反馬及說

意**傳**聒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聒拒善自用之

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王肅云聒聒拒善自用之

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

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非予自荒茲德惟

汝舍德不揚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徙非廢此

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意



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  
 如視火○惕他**傳**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敬  
 徒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所舍德甚惡不畏  
 懼我一人故耳汝舍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  
 觀火言見之分**予亦拙謀作乃逸****傳**逸過也我不威  
 脅汝徒是我拙謀成汝過○拙之**疏**逸過至汝過  
 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  
 過也我不威脅汝徒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  
 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  
 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  
 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

福○紊音問**疏**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  
 徐音文故為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獲摠稱汝克黜乃心  
 故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傳**汝  
 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  
 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傳**戎  
 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  
 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  
 有○昏馬同本或作昏音敏爾雅昏昏皆訓強**疏**戎  
 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強其兩反



大至所有。正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詰文孫炎曰：昏風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鄭玄讀昏為昏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焉。為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情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傳** 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

生毒害。

**疏** 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傳** 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為敗禍，茲究以自災之道。

音軌。乃既先

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傳** 羣臣不欲徙，是先

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

**疏** 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

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傳** 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

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

民。相時上息亮反，為云視也。徐息平反，儉息廉反。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傳** 曷，何也。責其不



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曷何未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傳**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燎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紹反嚮許亮反撲普上反近附近之近則惟汝衆

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傳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

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傳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

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况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

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

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詰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傳遲任古

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遲直疑反徐侍夷反任

而今反馬云古老成人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

動用非罰傳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于孫所宜法

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



爾善

**傳**

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

我忠於汝

○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文作奔數色主反

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

**傳**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

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

○與音預烝之丞反

作福作災予亦

不敢動用非德

**傳**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

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疏**

遲任至非德

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為人子孫宜法汝父祖常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

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于先王汝祖其從我先

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安賞

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

違我必有罰也○傳遲至貴舊○正義曰其人既沒

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

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傳選數至於汝○正義

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

訓為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

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

**傳**古者至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

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

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

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

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

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

烝嘗對禘禘則禘禘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



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禘祫禘祫，祫嘗禘烝。諸侯禘祫，禘一物，一祫嘗禘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禘，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祫。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予告

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傳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

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

○射食夜反準音准中竹仲反志○正義

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教臣行善。我告汝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志，乃為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為善耳。其意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告汝至乃善。○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傳

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不徙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侮仁甫反傳不用

○正義曰：弱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



人之言云可徙不用其言是侮老之也不徙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是卑弱輕易之也

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勅臣

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竹文

反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

盡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已下皆是也無有

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

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

為善○去起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即遷徙之

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刑

照察之德彰明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

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

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

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

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

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

得言彰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

反郎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

之罰罪已之義音逸凡爾眾其惟致告致我誠告

汝眾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

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行言○度徐如

度乃口○正義曰度法度也罰及爾身弗可悔○度

尚書卷之九 十一 及古罰



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傳為北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

話民之弗率誕告用竄其有眾傳話善言民不循教

發善言大告用誠於眾傳話胡快反馬云告也言也

單音同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眾皆至王庭無

褻慢傳造士報反注同馬在盤庚乃登進厥民傳升

進命使前傳盤庚至厥民傳正義曰盤庚於時見

尚書疏

卷之九

法

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

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眾

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傳為此至民

徙傳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

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船船渡河之

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傳話善

至於眾傳正義曰釋詁云話言也孫炎曰話善人之

言也王苦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曰明聽朕言

無荒失朕命傳荒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以不浮于天時傳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

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傳鮮息

尚書疏

卷之九 十四

及古



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也。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為行。殷降大虐，先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

**王不懷** 傳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

行徙 傳 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都者止為邑居，

災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

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

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聞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傳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

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俾必爾反，咎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注及下同。共羣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近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予若顛懷，茲新邑亦惟汝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

**故以丕從厥志** 傳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

大從其志而徙之。○顛羊。予若至厥志。○正義曰：協汝眾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

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傳 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勤予



一人傳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

盡忠○忱市爾惟自鞠自苦傳鞠窮也言汝為臣不

忠自取窮苦○鞠居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言不

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

載如字又傳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

在代反傳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

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為傳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徙

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屬音

獨注同

馬云獨也沈直傳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

林反瘳勑留反傳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

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眾不欲徙

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

及其禍至乃自忿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傳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

憂之道傳汝誕勸憂○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

來眾是自勸勵傳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傳言不

以憂愁之道傳徒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上傳今其至

徒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上傳今其至傳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前之小

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傳我一心命汝汝違



我是自臭敗

廢反

命汝是我之一心也

汝當從

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倚於綺反徐於奇

反迂音于

徙

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

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

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

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

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

迂為予遷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

畜養汝眾

迂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

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

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

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

用奉養汝眾臣民耳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

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

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

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德

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我至先人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

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

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

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

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

勤也閑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

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



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

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

為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汝萬民乃不生

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

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

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

道言無辭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后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已也表

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  
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  
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  
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天下與  
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  
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  
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崇重至徙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  
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  
陳為久之義。○不進至心徙。正義曰物之生長  
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  
願樂之意也此寔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  
因博及之。○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為明言  
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  
見汝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汝共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



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祖之行。○我在良反

下孟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

**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

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斷丁 古我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

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

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

有殘虐民之心非我命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

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

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

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汝父亦忿見

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勞之共治人。○正義曰下

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

勞之共治民也。○ 我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

十八年邾人莒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物

曰我我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

與共治民汝祖汝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

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

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

而云父者與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亂治也

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

而已言其貪。○治直吏反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 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

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告工

高后本又作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言汝父祖開



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其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傳**亂治至其言。○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少。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貴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言汝至督之。正

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傳**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易以或**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傳**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遠于萬反。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傳**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分扶問反。乃有不吉不迪，**傳**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暫遇姦究。**傳**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暫才淡反。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



種于茲新邑

**傳**

剗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

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剗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

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竹丈反下遺長同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

永建乃家

**傳**

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汝徙長立

汝家卿大夫稱家

**傳**

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

而嘆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

奉行汝羣臣當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

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

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以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

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

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

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正義

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削下之言故以

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

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足遺落

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

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

先也。**傳**剗割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剗故

剗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

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

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

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

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也若至新都當整



朝大夫天子亦命之  
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傳定其所居正郊廟朝

社之位奠田薦反  
朝直通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傳安於有眾戒無戲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

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傳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

告志腎時忍反  
腸徐持良反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

一人傳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

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比毗志反  
讒仕咸反盤庚至一  
人。正義

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

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所有之眾曰汝等

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

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

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

我無復罪汝眾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

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怒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總謂

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

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

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

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



傳

卷之九

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  
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  
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  
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  
主腹為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  
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  
腎腸配言之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傳言以遷徙  
多大前人之功美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傳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

功於我國。○傳降工巷反。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極。傳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

極。傳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  
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於山險之處

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  
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  
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  
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  
○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  
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  
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  
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  
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  
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  
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  
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  
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  
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若不為之徙即是凶  
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  
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至  
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  
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

傳

卷之九

二十三



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明已本心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

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更反朕及篤敬恭承民用

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用長

居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乎由靈冲童童人謙

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

字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資宏資皆大也君臣用謀

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資扶爾謂至茲資云反正義曰言

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眾人眾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以徙至我家。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冲童至其善。正義曰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眾謀眾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眾言已不自守也眾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宏資至大業。正義曰宏資皆大也釋詁文燮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資其有是宏資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



是既謀及於衆又決於耆龜也用嗚呼邦伯師長百  
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

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爲善政長竹丈予其懋

簡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

衆民亮反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

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呼報反任

而林反嗚呼至敘欽。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

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  
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我不

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

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

國伯至善政。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

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

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

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摠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衆

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

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勅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

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

爲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

檢括共爲善政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

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

簡大至衆民。正義曰簡大釋詰文又云相助慮

-11 263 41 869" data-label="Text">

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

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肩任

至敬之。正義曰釋詰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

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我今不委任貪

貨之人以恭爲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



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  
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  
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  
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  
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  
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

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告故報反無總于貨

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

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

一心以事君○今我至一心○正義曰今我既進而

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得者汝等無得總  
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

尚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說命上第十二

尚書

尚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  
○說本又作兌音悅註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

尚書註疏卷第十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傳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傳使百官以所夢之形

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使攝政高宗至三篇正義曰殷之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

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

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于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

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

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溢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

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

傳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

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總百官是使攝位也

耳

**說命**始求得而命之說命正義曰此三篇

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

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作諒如字王宅憂亮陰三祀正義曰言王居父

又力章反憂信任冢宰默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

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陰默全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

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

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

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



實作則

知事則為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

作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天下待令百官仰法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

不善此故不言誥故報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

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俾必說築傅

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

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

靡築之以供食肖似所夢之形肖音笑號寡白

反壞音怪供音恭

疏傅氏至之形正義曰傅以傅為氏此巖以傅

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于

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築據

而名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

犯罪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

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

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

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



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  
 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  
 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傅  
 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  
 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  
 役于虞號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  
 傅說案謚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  
 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謚惟見此書傅會為近世之  
 語其言非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傳**於是禮命立  
 實事也

以為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傳**言

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 **傳**若金用汝作礪 **傳**

鐵須礪以成利器 **傳**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傳**

渡大水待舟楫 **傳**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傳**

霖三日雨霖以救旱 **傳**霖三日雨 **傳**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

為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傳**開汝心

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

以自警 **傳**瞑莫遍反眩玄遍反徐又呼縣 **傳**啓乃至

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

教已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

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

得去惑也 **傳**開汝至自警 **傳**正義曰瞑眩者令人

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

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

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

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

抑詩也切言出於傳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傳**跣必



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聽

○既先典反徐七顯反為干偽反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傳與汝並官皆當偏

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

○辟必亦反

俾率先王迪我高

后以康兆民

傳

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

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傳

敬我是

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

傳

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

承

傳

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

祇若王之休命

傳

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

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

傳

在冢宰之任

音總

傳

惟說命總百官

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

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

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

及古閣



照臨晝夜猶王官宗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

**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

故先舉其始 王于方反長竹丈 樹后至師長 正義曰此又摠

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若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眾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

民 豫羊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

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

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

從乂也 從才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甲鏡冑兜

蓋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 冑直又反鏡若代反

以鼓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言服不可加非

反 及古闕



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笥息嗣反省惟口至厥

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

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

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

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

省其身堪將師然後授之上二句專指類下二句文

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

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鏡至用

兵○正義曰經傳之無鏡與兗蓋秦漢已來始有

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鏡

者而蓋鏡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鏡耳口之出言

為教令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

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為背之是起

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逆之是起戎也

○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

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

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

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

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

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

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王惟

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傳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

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傳言所官得人

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傳不加私昵惟

能是官乙反昵女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傳言非賢不爵

疏官不至其賢○正義曰上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

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

及古閣



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

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傳雖天子亦

必讓以得之浪反○喪息傳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生

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

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惟而不有故名

反歸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事事非一事無

之也傳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疏無啓寵納侮○正義

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

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無恥過作非傳恥過

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傳恥過至大非○正義曰仲

誤而文之遂成大非傳恥過至大非○正義曰仲

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

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傳其所居行皆如所言

則王之政事醇粹醇音純釁于祭祀時謂弗欽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傳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

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

以戒之數色角反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

尚書疏 卷之十 八 及古閣



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王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曰旨哉說乃言惟服傳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傳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

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傳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傳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

德○忱市惟說不言有厥咎傳王能行善而說不言

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傳學先王之道甘盤

殷賢臣有道德者○台王曰至甘盤○正義曰舊

君爽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

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

不言即求傳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

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

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爽傳曰高宗即位

甘盤佐之後有傳說是言傳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

句言既乃遜于荒野是學訖乃傳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遜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傳既學而中廢業遜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



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遷徒

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

洲也釋水云中可居者曰洲初遷田野後入河洲

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

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

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自河徂亳暨厥終罔

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顯傳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爾惟

訓于朕志傳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

醴爾惟麴蘖傳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

○麴起六反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傳鹽鹹梅醋羹須

蘖魚列反鹹醋以和之○羹音庚一音衡鹽余廉反梅亦

作棗醋七故反和如字又胡臥反爾交

脩子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傳交非一之義邁行也

言我能行汝教傳交非至汝教○正義曰爾交脩

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

一事之義邁行釋詁文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

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傳事不

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脩乃來傳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

乃來傳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



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脩罔覺傳敦教也敦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

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孝反敦至罔覺

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

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

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監于先王成憲其永

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愆

起處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

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本又

作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

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徐五亮反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傳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

衡作我先王傳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

官之臣長丁丈保衡至之臣正義曰保衡

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

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

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

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

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乃曰予弗克俾厥后

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

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俾必爾反

撻他達反股古聞

尚書疏

卷之十一

股古聞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傳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

則以為已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傳言以此道左右

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傳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

美有商傳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何反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傳言君須賢治賢須

君食治直吏反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傳能繼

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辟必亦反說

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傳對答也答受美命

而稱揚之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傳耳不聽之異雊鳴

○唯丁祖已訓諸王傳賢臣也以訓道諫王○已作

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傳所以訓也音融彤高宗至

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

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祀已以為王有失德而致

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

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聽之雊鳴○正義曰

經言彤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

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禘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

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

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



尚書疏  
妖異與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  
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  
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  
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  
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裸蟲之  
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  
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  
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  
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  
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  
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  
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所以訓也  
七○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  
是祖已之言竝是訓王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  
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  
以彤日為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  
明也肆命但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  
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

解文便作傳  
不為例也

###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釋音亦

字書作釋爾雅云又祭也  
周曰釋商曰彤夏曰復昨正義曰釋文云釋  
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釋  
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  
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釋穀梁傳曰釋者祭  
之且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  
雅因釋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復商此以上代  
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文又云夏曰復昨郭璞  
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昨  
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一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  
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註詩鳧  
鷺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釋祭

###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於彤日有雉其祖已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傳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

**詔**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

於是見其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

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傳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

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至自消○正義

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

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雉

維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

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

道未必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

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

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

告王之辭私言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告人鄭說是也祖已既言遂以道訓練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

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傳言天之下年

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脩

義以致絕命傳○中竹仲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命正其厥德傳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脩天已信

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傳乃訓至厥德○正義曰

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

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

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

不脩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



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總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養恩之人尤憫焉故引以策王也憫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已引此以誅王也○**傳**不順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脩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實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乃曰其如台**傳**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求永也

曰天道其如我所言○台音怡復扶又反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

天胤與祀無豐于昵

**傳**

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

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

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欽王因異服罪改修之○**豐**

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傳**嗚呼至于昵

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正義曰祖

已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

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

其事為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

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

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正義曰釋詁

云胤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得為嗣嗣亦繼之義也

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令也尼者近也郭璞引

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

尚書疏

卷之十

及古閣



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  
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  
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  
雖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  
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禘故  
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答周

傳

答惡 ○答其九反馬云  
答周者為周所答

周人乘黎

傳

也所以見惡

黎力兮反國名  
尚書大傳作者

祖伊恐

傳

臣奔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

無道

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  
讀曰紂成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作西伯

戡黎

傳

戡亦勝也 ○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戡云  
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

證 ○殷始至戡黎 ○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于兆漸  
反 ○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

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  
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

西伯戡黎 ○傳 答惡又云乘勝至見惡 ○正義曰易  
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答是過之別名以彼過

而憎惡之故答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  
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

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  
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

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  
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耒六年伐崇七

年而崩者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邢  
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

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  
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傳 祖已後賢臣 ○正義曰

及古



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知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秦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正義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傳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近圻近依。西伯戡黎。○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反。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

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三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祖伊

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傳文王率諸侯

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

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王心于

宜王。傳文王至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者同。傳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



之方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格人元龜罔敢知

殷祥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吉傳**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記** 至人至知吉○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

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

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木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

為言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傳**非先

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逸用自絕於先王○相息

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

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度

待洛**疏**以糾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

反**疏**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糾

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糾自絕先王此

言天棄糾互明糾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糾之故傳

申通其意以糾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

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糾既自絕於先王

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糾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

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

已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悉違法言

多**傳**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

其如台**傳**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可不降罪

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

言○摯音至**傳**摯至也至所言○正義曰摯至同



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言

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

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傳**反報

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

命于天拒天誅乎

○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

殷之即喪指乃功

不無戮于爾邦

**傳**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

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

**傳**錯亂也

○錯七各反馬云廢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

師

**傳**告二師而去紂

○少詩照反

**傳**殷既至少師。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

錯辭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其

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爲亂也不指

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爲

微子

**傳**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

圻至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



當在所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  
肅意蓋以微為所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各世家  
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  
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  
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  
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  
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  
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傳**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

卿此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

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

之事將必亡

**傳**

我祖底遂陳于上

**傳**

言湯致遂

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傳**

我紂也沈酒酗管敗亂湯德於後世

**傳** 沈徐直金  
反 沈况具反

以酒為凶曰醜說文作醜云酒管瓶  
面善反管音詠說文于命反醜酒也

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

**傳**

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外內

**傳** 好呼報  
反 宄音軌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傳**

六卿典士相

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

**傳** 如字 小民

方輿相為敵讎

**傳**

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為

敵讎言不和同

**傳**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

津涯

**傳**

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

依就

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  
浪反厓五皆反又宜隄反

殷遂喪越至于今

**傳**



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  
疏微子至于今也  
 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  
 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  
 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  
 今我紂惟用沈湎醜管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  
 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  
 先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  
 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  
 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  
 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  
 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  
傳父師呼言也  
 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  
 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  
 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  
 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  
 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王記曰外有九室九卿

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  
 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  
 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  
 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  
 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  
 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  
 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  
傳或有  
 至必亡也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  
 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  
 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  
 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也  
傳我紂至後世  
 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  
 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沈然是齊同之意  
 詩云天不泯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  
 謂酒變面色泯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醜  
 營也然則醜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  
 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  
 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  
傳六卿至中者



○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

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傳我念廢亡發疾生在狂在家耄

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

○出尺遂反耄字又作

反徐徒頓反

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指意告我殷邦顛隳隳如之何其救之

○隳子細反玉篇于

今反切韻祖稽

曰父師至何其○正義曰微子既

反隳于敏反

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

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

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遜出於荒

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隳

我念至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

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

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

堪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正義曰

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隳隳

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隳隳謂墜於溝壑皆滅亡

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隳於溝

壑矣王肅云隳隳溝壑也父師若曰王子

傳比干不見

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

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傳天生紂為亂是

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弗其



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人違戾耆老之長臥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

扶勿

反耆工口反長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

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

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讓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

神地曰祇犧許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

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

○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壽馬本作獨云

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斂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不又作極如

字至也解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言殷民上下有罪

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瘠在益

反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

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

王子出迪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死

誅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臣僕一本無臣字

我舊云刻子王

子弗出我乃顛隳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

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



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

馬云侵刻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靖馬本作清謂潔也

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

○靖馬本作清謂潔也

**我不顧**

**行遜**

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

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

○顧音故

**○**

父師至行遜亦

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

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淪四方化之皆起而

沈淪醜管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

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

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

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

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所用

為治民者皆備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

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

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解怠也上下各有

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

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

商其沒仁喪滅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

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

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

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

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

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遜之事明期與紂俱

死○**傳**比干至王子○正義曰諮二人而一人答明

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

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行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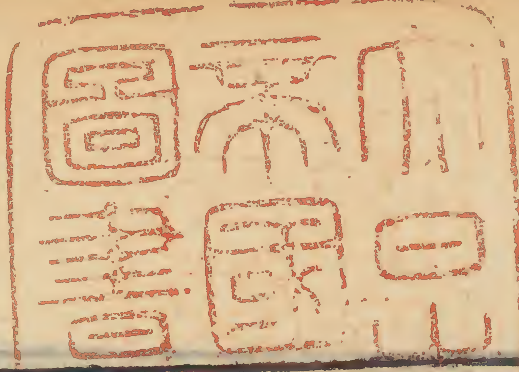
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

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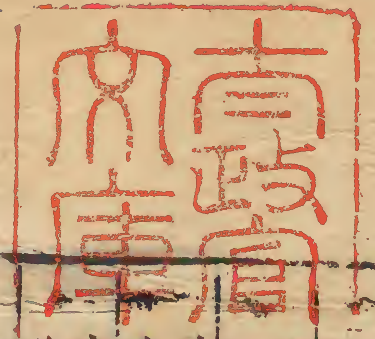
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

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





災故言天生紂為亂木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  
 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  
 ○言起至紂故正義曰文在方與沈湎之下則  
 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  
 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  
 者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  
 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自來至政亂  
 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  
 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儀宗廟牲也曲禮云  
 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為言必  
 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牲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  
 羊豕也以犧牲牲三者既為組實則用者簠簋之實  
 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  
 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總云盜天地宗廟  
 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客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  
 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  
 言政亂其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



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傳下視至解急○正  
 義曰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長所用  
 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  
 行皆重賦傷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讎秦誓所謂虐  
 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為重  
 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  
 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商其至於道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  
 其有災我與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  
 此言商其淪喪我與為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  
 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不  
 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  
 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  
 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刻  
 病至無主○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  
 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  
 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  
 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







